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説郛卷五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說郛卷五十四

元 陶宗儀 撰

蜀檮杌　張唐英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州郾城後徙居塡城龍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竊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感其言因隷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

自興之奉宗權處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録為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駟而顧寧李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劵至褒中以建遥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

為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圖已遂招募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於成都迎建於東川顧彥朗膠固為患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曰中原固多事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叅謀李乂謂曰建為人姦雄狠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

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彦朗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割卭蜀黎雅置永平軍於卭州以建為節度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招討牙内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兾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叛之效而餽運不繼大衆嚣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

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有駱保蒼保禄臠食之昭度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軍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苦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茍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

其夕令孜携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監軍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㦸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

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佩為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為内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為宫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宫闕殿閣之深嚴臺

省府寺之完壯須分名號以美觀瞻況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廄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惟新大衙門為宣徳門師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毬場門為武門毬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廳子為咸宜殿九頂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飛樓西廳門為東上閤門廳子西門為西上閤門節堂南門為日華門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　光下門笮橋門

為坤德門大東門 為萬春門小東門為瑞鼎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大玄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隅門為神雀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北門為大安門中隅為玄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宮堂為金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設廳為韶光殿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内藏庫衙内麴佑庫為齊天庫衙内雜庫為廣潤庫賞設庫為常盈庫賞設行庫為殿前庫南倉為天富倉贍軍東

庫為左藏北庫倉為大倉甲狀庫為天富庫舊三使院為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為皇城使防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廂虞候為街巡使後槽飛龍廄客司馬客省使藥營為教坊使厨為御食戟門添置六戟三十六戟神策營為糧料司六軍為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逐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曲宅為天啟宮為玉華殿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為吏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

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濰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絶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叅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乃更姓名賣卜於温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

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召還須再貶於此死之日瘞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佶憾之諭庖人

置堇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特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侍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開

關勸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揺關内朕以猥眇托居人上
爰念燕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
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恵綏無侵無擾使
我赤子樂於南畆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
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巳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
進士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諭興元
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
倉卒而行乃為建答宗綰書其畧曰吾蒙主上恩有年

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絶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𣿬水臣僚及宫妃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内糜潰今兩川鋭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宜諭示此告勒令自决進退梁使遂還梁祖復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

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允興丹莫當李祐者唐王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允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悦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

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曾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録獲玉璞於田令孜之第以為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

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

三年七月太昌軍使徐瑶等脇太子元膺舉宫以叛儲君討之斬元膺瑶伏誅以衍為太子瑶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為鬼兵稱瑶為鬼魁建克成都瑶多汚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瑶見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

相如尚亦非我匹爾鬼兒也焉得無禮於我瑤仗劒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諫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暴至於此遂壯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内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為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后妃皆從其日宫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

十月内樞密使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有氣量家人

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蕋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建嘗至杭第見之謂曰朕宫無此人意欲取杭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杭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其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時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黄帝玄珠沉江而死為此神即

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周義城庾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録二十卷青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

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念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户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張儀為昌化王五月祀皇帝于南郊翌日祀皇帝於方丘六月賜百官飛嵛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拔木幞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嘷於寢室鵂鶹鳴於帳中鵜鶘集

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頼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頼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康樂二氣叶和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一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妃后亦甚篤愛勢不能違立為儲王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

但優與俸禄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高祖葬永陵

黄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誓众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横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葷掁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讐動郡縣及得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彦暉縱之使去此獄吏知其必貴而祐之耶抑天為之耶遂能奮迹士

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被鋭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據閬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具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耻而為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降心俛首而為之臣耶因僭

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矣

幸蜀記

宋居白

僖宗聰睿强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内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能數般馬伎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寮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其時聖駕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諸處尋求于雲陽縣買得一疋浪狗本在宣徽南院安下僖宗日日獨行浪狗院中闢買的馬自潛行看之此馬又未曽騎習僖宗廵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稱數徧其馬忽

倆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不醒狠狗驚惶將數銀
盂子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稱氣疾詔醫二十餘人
候脉用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其脇痛轉劇卧
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四月唐遣客省使嚴未脧入蜀軍以窺實虛其筋記略
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别於西秦一旦迴
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爇宫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
處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

爾竊張慎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幾迥發心鼎獨然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才過汶水擒王彥章於馬前旋入夷門斬朱友正於樓上劒霜未匣搶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嵒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也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

為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髽髻為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妝國人皆效之

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為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在文以進曰有只如者興土

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選方命鑾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者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者受先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方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者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必

召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者性懐慘毒又恣貪殘焚爇
軍營要覓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心懐有
歐陽晃者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瘧
瘵已徧於陽安蒙蔽半由於内密有田魯儔者為君王
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逈同
於上苑珍珠未消於貪心有徐延瓊者出為留守入掌
樞機無謇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者捜求
女色取悦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唯

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
凝月者唱亡國之音銜超時之俊每為巫覡以翫聖明
致君為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任臣如此社稷何
安衎覽之大笑賜在珣絲五百叚加開封府在珣以絲
之半遺罕罕字仲緘西江人博通經史除温江主簿遷
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用而
卒

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浣花潭至萬里橋

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電雷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宫

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宫侍臣宋光溥咏胡曽詩曰吴王自恃秉雄才貪向姑蘇醉緑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宴罷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曳之而行

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輿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於玉局北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免衍怒流於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謇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宜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劒以腰斬張禹

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卭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中銳首拂之即墜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綉衍不許以為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多嘲謔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

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宫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嬖
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之梟首
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月二日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
朝廷所行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
之謀蹔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
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邪淫如市以斯
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行以其言有益擢

為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飲酒于樓索筆題曰王一来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恱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

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王氏開

國記以肥遺為畢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
大旱非鬼也
五年三月上巳寓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雜
坐舄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
以社稷為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烈衍有愧色佞臣
潘左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乃相
與詣謔戲笑衍命宫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宫詞侑宗壽
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左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

以玉簫賜之行曰王必不納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為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為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沈

滞郎園五科令黄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
較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
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清城侍郎親情果
閬三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識衍一日聞言召而問
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亦臣之親衍為之默然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歳封鄭王為左奉駕軍
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已又信王宗傑明敏有才
欲進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

上已許衍為太子顧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氣英武允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論史賦詩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為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摩訶池

二年八月衍北廵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衛事旗幟戈甲百里不絶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

之驚相謂為灌口祆神復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
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月九月駐軍西縣自西
縣還至益昌泛舟遊閬中舟子皆衣錦綉行自製水調
銀漢之曲日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殊有美色將嫁
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兆成延袤十里內起重光
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
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為長夜之飲

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宫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禄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二十六日知祥薨年六十一偽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有道者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檠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登

登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
恵馭衆以恩接士大夫以禮甍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於太
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内馬步軍都指揮
使
明德九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望日册為太子知
祥甍於柩前即位加李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
事延德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

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懐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瓊之第延瓊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葢蜀中以孟為不佳故也延瓊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踈狂覇主示知我居此即

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

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瑀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旉朝廷遣使來歸賻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墓禁樵採三月宴官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荒於政有賢嗣之繼岌小子豈遽至此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

瑞率百官勸進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正望攀鱗附翼知祥曰德薄不足以承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李良曰早建大統以慰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帝位其日大風晝冥以李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猷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册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為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拊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内都指揮使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頓兵知祥叅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

同光三年十二月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内府幄幕珍玩館於宫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俟其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知石壕中使馬彦圭承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洶洶知祥至矯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又王氏宫殿皆題匠人孟得名姓及知祥至人以為先兆時魏

王尚駐於梁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欣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宰相王鍇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行刑呼曰寃哉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

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封為順正公以諸侯禮葬長安南三趙村
黄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宫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憸巧是近惟聲色是尚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内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

以鯁忠而見侮況不卑詞厚禮以睦隣又不選將講武
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而不采光祿之
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
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
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
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
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於為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
王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為賓馭而以鄙吝貽禍不免面

縛及拜裂土之詔欣然自得以不失為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初衍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後遂不免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令王宗勳宗儼宗昱三掐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柏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芀與三將同謀納欵於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

迎謁於七里亭行雜宮人中作回鶻隊以入城中知唐
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刼衍及
母妻諸子遷于天啟宮收其璽綬魏王至德陽衍報曰彼
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
驂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
嚴相見以母妻為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
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梃災皇綱解紐不能
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正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

逞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與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庭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與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請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顒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行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内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

回至天回驛太后與太妃各賦詩太后詩曰週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覺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女當作妃后君貴由二女

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封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后凡廷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姊妹亦各悻悻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

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宫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行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廵邊為名左右諫皆

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弗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於旗竿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延祐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國稱臣者

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畧曰陛

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才也衍不以為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宫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宫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惋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宫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次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晚看聖燈亦各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

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般為夔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玄喆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玄珏為褒王玄寶幼而奇異既齔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乃下詔封遂王贈青州大

都督九月令城上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蜀中安久賦役俱省米斗三十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菜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誦令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如入錦綉䄄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䄄

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覲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𫝊問李昊等其曲所出皆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置此曲

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數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𫝊嘉其言賜白金

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嫻等秩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驛卒驛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為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祀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監張公而已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檟楚於諸王乳媪客令諭之保乂曰膏粱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為豚犬耳

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十二年八月昶日遊宴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叛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迨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萬舞偈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宫賜其家錢十

萬

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逆廷應初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持仗為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

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貴至州誅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羣浦賜死民家相賀

十月地震從西地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五絲驅雞為理留犢為思寛嚴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

毋囧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祖好學凡為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艶之辭朕不為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祥幸之遂生祖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毋死負土成墳有白兎馴繞其廬羣烏銜土置於墳上賜帛三十段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略曰

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懃繼與朱

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太玄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三月民訛言後宫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揺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汹汹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三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扳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匡床不能起免冑而逃為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喆統之守劒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

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入城依東門院僧為小沙彌知祥飯僧見昭遠慧黠留給侍祖左右累遷卷簾使通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廵邉至文州見古塚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刃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寳年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節度使高彦儔自焚死彦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喆奔還問計於左右老將石𩔰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况吟久之乃彈指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為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畧曰生自幷門長於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位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

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
告類圜丘臏執贄奉琛之禮盖屬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
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雷赫聖畧風馳干
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
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
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幃日承訓撫之恩粗勤
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太祖知其始有歸國
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追感亦卒七年十

二月贈右僕射事蜀十年貲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也以此為富可笑可歎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為之蜀人鄙其所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内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

兆民賴之四字誤寫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遭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詰為太子玄詰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泰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子九人弟玄珏入朝為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三月王師平荊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内飛

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䝉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斌崔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彥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朕立功謂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

明人竊笑之

孟知祥以為蒙陽合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為人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合兼簡州刺史乃召合曰汝至成都歲必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人面訐其直無有愧色門生輩至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盃竟不設蔬其鄙嗇如此

十七年正月赦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民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署大蜀皇帝世宗不荅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

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進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

二十一年十一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于壘關時藝

祖皇帝見龍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言曰臣覩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於堦前以劒撥取花子三粒種之須㬰州花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

相者周玄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内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别墅為崇勳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皆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溺數千家推司天監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黄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宫中召宴卧内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始搆欵式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畜李良遂結董璋攻遂閬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於前矣知祥始末陳於後唐托葭莩之援陪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為國藩輔而乃僩然自帝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昶孜孜求治與民休戚雖刑法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

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門之援此至愚極迷者之所不為而昶為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禄

新城録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孤通焚霍邱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邱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萃合之

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冦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冦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天耳諸將素竒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以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

山澤之地其土瘠濕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顧其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為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冠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

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蔟罔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寇進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退鬬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

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覽繼轡轉鬬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隨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㸌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

女萬户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詰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鍤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恇恇如偷見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谿谷之間與寇決鬬譬由畜彘之禦窮狼

寧有所抗蓋居之巖城以固其意今旦暮從壁上望見
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
敗之語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
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
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
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
脩畫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淮西三叛
其閒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

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不敢犯自將軍西出彊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曽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强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决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已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僂

之忘仲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棄焉得延頸跐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蔟收之下矚賊壘分練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

非其利也顧屯兵堡史蔟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適時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棄盧宣之軍先適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鬬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

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愧郯録　岳珂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宫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高皇本命實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賜名珂按京師有龍德宫乃徽祖潛邸宣和與子之後移御是閤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會要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為安奉龍輴之地蓋不特複名之當易而已號謚之與

神宗將加仁英二室謚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詔改加上尊謚為奉上徽號令三省官與太常寺同定初六字為謚增十字為號蓋始此云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為稱謂雖詔書明言考古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

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别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别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為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輦當時國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國語先後為次蓋初不致考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順祖曰康翼祖曰靖宣祖曰安太祖曰昌真宗曰定仁宗曰昭哲宗曰泰欽宗曰獻實犯後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偽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祖偽南漢中宗元魏宣武順王后唐元宗高祖已用之名靖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為尤甚思崇已出前記自真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同紀録

猶異若三祖乃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為一不可別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為安魏王后之為泰唐太祖之為康亦皆聯永字云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

云或授舊官歴攷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為小宗伯㑹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詔從之繼叅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朝論以為得體然銓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任子分授

舊制任子許分貤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

復然珂嘗攷續會要熙寧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熙恭二人近下班行内安排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上以一子官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年號閤名

首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正元庶幾

二祖本朝因之如近世隆興之用建隆紹興淳熙之用淳化熙寧紹熙之用紹興淳熙慶元之用慶歷元祐開禧之用開寶天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令為然至於年號亦對鈞矣然詼諧之談亦有味珂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最為盛德陶言近畢不可以訓又按光宗升祔循故事

將建閣以藏宸章侍從集議欲以大謨名當國者以為不馴又欲名天疇疑近天章且天章不入街矣乃用寶謨珂謂寶文乃仁祖閣名顯謨又神宗閣名如陶之言亦對鈞也方顯謨建閣時國論尚紹述哲宗慕丕承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首於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為大訓本專指墳典此葢惟取𢍰藏之義云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為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别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宗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刋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

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宂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阜隸閽竪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寺觀勑差住持

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宫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勑劄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席如雪峯南華之屬亦多用黄牒選補珂按李文簡壽續長編熙寧八年八月戊申詔内外宫觀寺院主首及僧道

正舊降宣勑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為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於瀆也

追册后

國初追冊后始於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冊為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謚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冊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焉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

冊美人張氏為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冊皇后官告
焚黃進入内是時郭后正位中宫仁宗追念遺徽特崇
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宸極乃舍冊用告下儕
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于名損實訂禮者要失所據矣
其後温成卒奉冊孫威敏沔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
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上后謚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昭憲皇后

初謚曰明憲自後以為故事惟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元德以秘閣校理舒雅章懿則命翰林學士馮元如孝惠則閤上議之官温成則有賜謚之詔它皆以判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惇仍始受成于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苑以為常制章穆之為莊穆仍有吏部尚書張齊賢等覆謚又不同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絶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逹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托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祀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為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為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尚

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為行雨之神謂小孤為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為誤是亟又烏知厲山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具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敕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敕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准敕故牒珂謹按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勑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熈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於詳且複蓋於此有稽焉

武定軍

嘉定戊辰詔改雄淮軍為武定軍按此名有二不可五

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為武定軍是嘗為複名不可一也真宗廟諡武定偽蜀常以洋州為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四月詔以犯廟諡改為武康軍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為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江南野録 龍袞

先主名昪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據湖南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為已子遂用已姓吳主委正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義父温為武王改元昪元復姓李氏

世宗即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期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

長江一條飛淵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顯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馬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乾德二年始與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之世均量民田以眞科賦家出一卒號為義師又於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盌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為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

奴子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自被緡錢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果然

孫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巵象甌盛穢雜樹鳳池棲集梟獍遂罷相

嗣主如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

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樓車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輟學佛捏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剋池

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為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

且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

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

薰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㓱不預選

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黄㓱乃題其背曰彭

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紙繆幸叨三字內荒

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責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勑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默記 王銍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

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隅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内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

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為名師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遥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

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堦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默坐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内侍張景宗令養視
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
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閤以為春坊謁者後擢副富鄭公
使張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宫中迹渉可
疑富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
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
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

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彪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卧内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盖本朝内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于與邸中作婿此可怪也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

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懐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方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上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寳器盡為所奪從行宫嬪盡陷没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當時不共戴天之讐乃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山後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即時還父母家俄遐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

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宫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

開荼肆號徐十郎有鉦鉊誥勑備存甚多僕嘗至㶚山求所謂十郎家覯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歷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鋭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曽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

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贓

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
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
士為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
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曾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
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
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
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
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府右軍

廵院張懼罪且圖自觧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
醜鄙軍廵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
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蘇安
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
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
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
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劒不得
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録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劵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爲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寛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顧弭事端潛

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關有司而妄徇私情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州外為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

寳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絶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帘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内明皇

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袞江南録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

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

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裨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脾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

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

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
天賛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
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盖
淮南無山惟滁州邉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
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
失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
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
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

以稱太祖為神武者睥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汭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為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為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說郛卷五十四